

# 致敬杨子荣

## ——一封写给先辈的信

□申吉忠

尊敬的杨子荣先辈：

您好。  
提笔写下这个称呼，指尖仿佛触碰到80年前林海雪原那刺骨的寒意。您不承认我，我只是沐浴在您和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曙光下的一个普通的后来者。然而，当我在史料中凝视您那张仅存的、目光如炬的戎装照片，当我在纪念馆的展柜前驻足，看到那件您深入匪巢时穿过的、沾着林间霜雪与硝烟气息的旧棉袄，一种无法言喻的悸动穿透了岁月的壁垒。这封信，便是在这悸动的驱使下，一个后来者跨越时空，向您——一位真正的孤胆英雄，诉说心中奔涌的敬意与承诺。

我知道，您并非一开始就叫“杨子荣”。您本名杨宗贵，来自山东车平那片厚实的土地。1945年，在那个民族命运攸关的年头，您毅然加入了八路军。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从战士到班长，再到威名赫赫的团侦察排长，您用惊人的勇气与智慧，在东北的茫茫林海雪原中，书写了一段传奇。上百次的大小战斗，一次次“侦察英雄”“战斗模范”的荣誉勋章，都是您用赤胆忠心在冰与火中淬炼出的荣光。

最让我灵魂震颤的，是1947年那个寒冷的早春。您带领几名战友，化身“土匪”，以难以想象的胆识和智慧，打入臭名昭著的“座山雕”匪巢。林海深处，朔风怒号，雪没膝盖。我仿佛看见您身着那件陈列在纪念馆里的旧棉袄（上面或许还残留着当时烤火的烟熏味和潜伏时沾上的松脂气息），脸上挂着豪爽的表情，眼神却如鹰隼般锐利，冷静地观察着匪穴的每一个角落。在匪徒们猜忌的目光和随时可能响起的枪声中，您谈笑风生，步步为营。最终，您和战友们兵不血刃，将包括匪首“座山雕”张乐山、联络部长刘兆成、秘书官李义堂在内的25名悍匪一网生擒！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智慧！何等气吞山河的胆魄！这“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至今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堪称您侦察生涯的巅峰绝唱。您证明了，真正的英雄主义，不仅是无畏的冲锋，更是无与伦比的智谋与定力。

然而，天妒英才。就在这辉煌胜利之后不久，1947年2月23日，在追剿残匪丁焕章、郑三炮的战斗中，您不幸中弹牺牲。那一年，您才刚满30岁。30岁啊！正是人生最灿烂的年华。您倒在了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即将喷薄而出的黎明前。我常常想，当您倒在牡丹江畔（或海林地区）冰冷的雪地上，弥留之际望向灰蒙蒙的天空时，心中除了未竟的遗憾，是否也充满了对这即将迎来新生的土地最深沉的眷恋？您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为人民而死，重于泰山”！

杨子荣先辈，您知道吗？在您牺牲的60多年后，2009年的秋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光辉时刻，您被党和人民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当这份崇高的荣誉公布时，电视机前、报纸旁，无数如我一般的普通人，再一次被您的名字和事迹深深打动。您的英名，早已超越了林海雪原，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之上，成为民族精神星河中一颗永不熄灭的星辰。

我多想告诉您，当年您和战友们浴血奋战、舍命清剿匪患的那片白山黑水，如今早已换了人间。海林，这片您战斗过的热土，安宁祥和。您智取威虎山的传奇，被写成了小说《林海雪原》，拍成了电影、电视剧，搬上了舞台。您深入的那片原始森林，如今是国家公园，是生态保护的典范。当年土匪盘踞、百姓惊恐的山坳，如今建起了现代化的城镇。火车轰鸣着穿过您曾潜伏过的山谷，满载着幸福和希望。孩子们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习着您的事迹，眼神清澈而坚定。老人们坐在广场上晒太阳，谈论着家常，脸上是您当年渴望看到的安宁笑容。

当年，您和战友们 在冰天雪地里啃着冻硬的窝头，甚至靠嚼草根充饥；如今，这片肥沃的黑土地是国家的粮仓，超市里粮食果蔬琳琅满目。当年，匪患横行，百姓朝不保夕；如今，人民警察守护着万家灯火，社会安定和谐。当年，你们用简陋的武器与凶残的敌人周旋；如今，我们的军队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忠诚地捍卫着你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与尊严。这盛世图景，正是您和千千万万先烈在枪林弹雨中，用最滚烫的鲜血和最坚定的信念，为我们描绘并奋力争取来的未来！

在牡丹江畔的杨子荣烈士陵园，您的墓前，松柏常青。每年清明，都有无数人自发前来祭扫。我见过白发苍苍的老战士，在您墓前颤巍巍地敬礼，仿佛在 与并肩作战过的老战友对话。我更见过身着红领巾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用稚嫩却无比庄重的声音朗读您的故事，向您献上鲜花。那一刻，阳光透过松枝洒在他们身上，仿佛照亮了历史的通道——您看，这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它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传递、燃烧。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光芒，就是当年您眼中那为了光明和未来而战的不灭信念的延续啊！

先辈，您虽然倒在黎明之前，但您用生命守护的理想——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已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您那深入虎穴、智勇无双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基因。它体现在今日科学家攻坚克难的实验室里，体现在边防战士巡逻的足迹中，体现在每一个普通人坚守岗位、建设家园的平凡奉献里。

今天，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作为被您和无数先烈庇护的后人，我向您庄严承诺：我们绝不会忘记来时路，绝不会忘记那林海雪原中的足迹、那智取匪巢的胆略、那血染疆场的忠魂！我们会像您珍视侦察情报一样，珍视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会像您守护百姓安宁一样，守护这份热土的和谐与法治；会



像您追求光明一样，追求民族的复兴与人民的幸福。您的故事，您的精神，将永远是我们前行路上不灭的灯塔。

这封信，写给您，写给我们未曾谋面却血脉相连的过去；也写给今天，写给每一个肩负着传承与开创责任的人；更是写给未来，写给那些将继续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书写新篇的子孙后代——告诉他们，有一种精神，穿越风雪，历久弥新；有一种守护，以生命为誓，代代相承！

安息吧，杨子荣先辈！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

此致

最崇高的敬礼！

一个心怀无限敬仰与坚定信念的后人  
2025年9月 敬书

烟台公司653号船经过两天航行，于1989年3月19日黎明到达对马渔场。

对马渔场位于对马海峡西南方，是世界著名渔场之一。我随船的主要任务是采访围捕沙丁鱼的有关情况。653号船的船长叫侯桂尹，是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老船员。到达渔场后，船马不停蹄地绕着渔场转悠，侯船长则站在探渔仪前，聚精会神地观测渔情。基本锁定了大鱼群活动的区域后，他命令熄火泊锚，船员回舱休息，养精蓄锐迎接夜晚展开的围捕大战。

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沙丁鱼也不例外：首先沙丁鱼喜欢聚群，个个都是壮牛；其次沙丁鱼白天待在海底，晚上到海面觅食；三是沙丁鱼具有趋光性。以上特点除决定围捕沙丁鱼要在夜晚进行外，还须配备吸引这些“声色之徒”的灯光船。因此，653船实际上是由一条网船、两条灯光船组成的围网船组。

暮霭四合，几颗寒星稀疏地挂在深邃幽蓝的天穹。此时，侯船长下达了作业命令，仅十几分钟，一盘棕红色长达一公里的渔网便游蛇般从甲板上悄然潜入海里。此时，两艘灯光船亦到达了各自指定的位置并开启了船上所有灯光。顿时，海面上如同燃起了一团团巨大的火球。渔场上不仅有653号船组，还有国内各兄弟渔业公司以及国外的渔船。所有的船差不多都在同一时刻打响围捕大战。渔场的一簇簇火球尽管相距很远，但肉眼望去，仿佛近在咫尺，璀璨的灯火让渔场变成了一座如梦如幻的海上不夜城。

向往光明本是件好事，对沙丁鱼来说却是逃不掉的宿命。它们争先恐后地向光的方向聚拢，乖乖地进入船员为它们架设的四个足球场大小的陷阱。侯船长在驾驶室时时下达“扎紧网底”等口令。随着网口愈来愈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沙丁鱼意识到了危险，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它们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企图找到冲出网袋的缺口。但围网始终像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让它们插翅难逃。灯光下，隐约可见沙丁鱼身体游动时溅起的充满韵律感的几何波纹，让人不由得赞叹，这些小精灵连生命的告别演出也如此优雅。

时机已到，渔船开始收网。海上生产，与藏猫猫的鱼儿斗智斗勇倒在其次，打渔人与风浪博弈才是永恒的主题；这不，刚才还风平浪静的大海，突然起风了。起初，喜怒无常的风只是用长舌一遍遍地撩拨大海。渐渐地，风将性格中暴虐的一面显露无遗：它疯狂地将海撕扯成成千上万个面目狰狞的怪兽。它们有的像巨龙，欲用尖牙利爪将船掀翻；有的像虾兵蟹将，手拿刀斧要把船劈成两截。为方便上下网，渔船的后甲板往往设计得很低。此时海水漫了上来，船员们只能站在水中作业。飞溅的浪花打湿了他们的衣服，让他们瑟瑟发抖。应该说，渔工是世界上危险系数很高、很具挑战性的工作，孤独且毫无浪漫可言。尽管水手长一再嘱咐大家注意安全，但即使是身经百战的老船员，在左右倾斜达三四十度的船体上也很难站稳，不断有人滑倒或摔倒。突然间，一个铺天盖地的大浪打来，我看到外侧那个拉网绳的船员被兜头打倒。幸亏他死死地抓着船舷处的缆绳，才避免被卷入海里。

网里的鱼格外沉重，收网有些吃力。侯船长上不了甲板，只好在驾驶室里调整舵向，又匆忙冲到左舷瞭望后甲板情况，并不断地叮嘱着什么，尽管他的话在凌厉的海风中显得虚渺而徒劳。我观察到，整个上网过程差不多持续了半个小时，而这段时间他进出驾驶室不下十几次，焦虑的心情可见一斑。直到快要被沙丁鱼撑爆的渔网被安全地放到甲板上的那一刻，他才如释重负地返回了驾驶室。圆形的船舱为木质材料，栗色的条形花纹沧桑而沉稳大气，他习惯性地把手放在船舵上。我问他有多少鱼？他说有60吨，这在当时应是围捕沙丁鱼的最大网头。停了一会儿，他像是对我解释，又像是轻声自语：“我刚才才是担心呀，别把好不容易抓到的鸭子弄飞了。这网不错，油钱和其他花费都出来了。再拉上来，就是干赚的喽。”紧接着，他和船员们吟诵起渔夫与鱼那亘古不变的古老歌谣。这一夜，他们共上下网三次，猎捕沙丁鱼近两百吨。

这个航次也让我长了见识：做事朴素低调、没有豪言壮语的人，工作中也能做出成绩。

## 围捕沙丁鱼

□潘云强



## 悠悠往事

## 烟台街上屠宰厂的那些往事

□姚维峰

1967年的2月27日，我这个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因为家庭生活困难退学后，被街道安排到食品公司干临时工。在食品匮乏的年代，能到这样的单位工作，乃是一件幸事。然而去了才知道，食品公司是一个机关，下热屠宰厂、猪库和蛋库三个单位。我被分配到“猪库”打小工，和生产糖果、糕点的“食品厂”没有半毛钱关系，空欢喜一场。

一

那时，位于建昌南街的食品公司屠宰厂，原本是老烟台街上的屠宰坊——一个自发形成的屠宰、卖肉的集散地。随着技艺高超和有声望的屠宰师的加盟，这里慢慢成了一个行业体系，有了约定俗成的“行规”“行约”。比如：屠宰用的刀，一律不准对着人，这是铁律。“学徒期间，师傅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至今不忘。”曾经的屠宰厂老职工、“扒皮”高手、年过古稀的王占亭先生说起这件事，还是一脸严肃。

不过，屠宰工人手上的这把杀猪刀，在1948年也曾经让那些在撤退之前疯狂抓丁的国民党兵心生忌惮。当时，我家有一辆从破烂市淘来的杂牌自行车，放在院子里。抓兵的进来时，爸爸躲到了夹道里。背着枪的国民党兵没找到男人，就问妈妈：“这是谁的自行车？”妈妈回答说：“是邻居的，暂时放在这里。”大兵走后，妈妈马上把自行车藏进了夹道里。过了一会儿，那个背着枪的家伙又来了，进门就找自行车，妈妈说：“邻居刚才骑走了。”那个家伙骂了一句，悻悻地走了。

屠宰厂的老师傅提起国民党大规模抓兵的往事时说：“这些国民党兵经过屠宰坊的时候，隔着那个破烂的栅栏门，就能看见里面那些年轻力壮的杀猪工人，里面的人也能看见国民党兵从门口经过。那个破烂的栅栏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却没有一个国民党兵敢进来抓壮丁，估计也是忌惮里面那些屠宰工人手里握着的亮闪闪的家什吧。这些手握杀猪刀的工人，躲过了一劫！”

二

屠宰厂业务科的门口，有一块被用来当作台阶的汉白玉方石，上面刻着“官督商办”四个大字。听老师傅说，这是早年间当地政府对于“屠宰坊”的一种认可和收取税赋的根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营许可证”。提起这块石匾，原来在业务科工作的胡培敬印象深刻。他特别欣赏那几个行楷大字，觉得这是个有价值的文物。可惜的是，在厂区改造的时候，这块方石被建筑队给砸碎了。

屠宰厂的主要工具就是刀、挡刀棍和磨刀石。屠宰厂工人穿的是白色的帆布工作服，足蹬黑色大水靴子，头戴白色的工作帽，前身佩戴黑色的油皮裙子，腰上挂有带刀鞘的专用刀具，还有一根“挡刀棍”，颇有点戏剧舞台上武将的模样。

屠宰厂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工作流程。从猪库送来的猪，头一天下午集中在麻电室外面的猪圈里。第二天早上上班以前，工人先用自来水管子将这些待屠宰的猪身上的泥沙和粪土冲洗干净，等候“麻电”。

麻电室就是一个五平方米左右的屋子，一次能挤进十五六头猪。两个工人一人操作“麻电器”，那是一个绝缘棒，两端是正负电极的铜板，电压在100伏左右，像一个放大了若干倍的订书针；另一位工人负责用铁链子拴住那些被电晕了猪的后腿，挂在传送带上。随着齿轮的转动，这些被电晕了的猪被陆续运进屠宰车间。

这份工作的要求就是两个字“准、快”，劳动强度大，要求一气呵成，而且还有一定的风险，稍有不慎就会被猪咬伤。有一位“麻电工”被猪咬伤了屁股，在炕上趴了半个月。

年过古稀的张延仁当年就是“麻电工”。提起当年他挺动情地讲了一段往事。有一年

冬天，大雪纷飞，一只猪从“麻电室”逃了出来。他和工友王炳生二话不说，立即追了出来。好在那时候的猪都是黑猪，在雪地里目标明确。他们俩顾不得北风呼啸、大雪飞舞，从建昌街一直追到白石村才抓住了它。两个人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大水靴子差一点跑掉了，帽子也歪了，真是“歪至甲斜”，狼狈不堪。

猪随着传送带运进屠宰车间以后，就开始按照工艺流程分别作业。当检疫人员把“合格”的蓝印盖在猪身上后，这样的放心肉就由副食品商店分别拉走供应市场了。

经过家家户户的“煎炒烹炸”，一盘盘美味佳肴端上了百姓的餐桌，那也是屠宰厂工人最自豪、最幸福的高光时刻。

